

詩意地 棲居

POETIC
DWELLING



畫家林宏信

人越是追求什麼，就越是被慾望支配，生活足以吞噬自我，但林宏信的畫令我們明白，當學會探索，懂得玩味心中難解的情結，甚至透過創作來陳述內心的真相，生活的張力就能變成某種詩意，撫慰人心。

Text/賴韋廷 Photo/鄧明昌

黑暗之中，紅色與紫色的手掌撫摸著難以確定性別的面容，蒼白有如藝妓的臉龐，有著難以言喻的神情，痛苦與愉悅難辨，看似毫無表情，卻又傳遞了強烈的情緒，這是畫家林宏信的作品《戀人們》，「我聽過一個雙性戀者的故事，有段時間他身邊不只一個戀人，有人消遣他吃得開，但當時他極其痛苦，精神狀態很差，這些愛對他來說是種支撐，但也是種掌控。雖然這是個極端的故事，但我們生活中的狀態也是如此，依戀某些事物，卻也被掌控著，我們也會是他人的依靠與控制者。」林宏信說愛情有如生活的其他部分，總是一體兩面，看似平靜卻帶著難以忽視的張力。

以詩意提煉生活

他的畫作，視覺風格乍看帶有強烈衝擊性，卻不自覺地被吸引，低限近乎無彩度的主色調、逼真細膩如照片的油畫筆觸，再加上曖昧複雜的神情、充滿隱喻

的符號，就算構圖怪誕，也一定能令人隱約明白，這些畫描繪著城市人內心的風景。

德國19世紀詩人賀德林的著名詩句寫著「人，詩意地棲居在大地上。」詩中歌頌人回到大自然中安居的種種美好，但賀德林寫作此詩時其實貧病交迫，居無定所，後來哲學家海德格闡釋詩中真意，生活千瘡百孔，但我們必須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園，詩意地棲居其實是一種從生活中提煉美感或意義，不使自我消磨或被異化的努力，林宏信的畫，以及他成為一名畫家的經過，都傳遞著這樣的努力。

「在每個圈子裡，所有人都會想找個一席之地，或者說棲息之地，一個『被大家知道的地方』，但是那個位置可能只是很小，僅供迴身而已，還帶著很多不

確定性，就像跳板盡頭，下一刻你是墜落，還是能夠演出精采的跳躍？出社會後我作了15年廣告工作，減輕了經濟負擔，但我心裡知道自己其實是個畫畫的人，掙扎很久之後，終於還是拾起畫筆，剛開始回來我覺得這塊領域好陌生，很想要在其中建立一席之地，只求『表現自己心中所想』就好，可是即便要求不多，即便真的有些口碑，我還是會感到極大的不安穩。」林宏信解釋著剛離開廣告界，進入畫壇的心境，這也是其畫作《迴身之地！》的創作緣起。

來自雲林的他，從小在天分與興趣驅使下，練就傳統寫實繪畫的好功底，獲得許多美展獎項，就讀美術科系期間，老師與同學都看好他，但林宏信卻因為「只描繪現實的畫欠缺靈魂」的自我懷疑，以及背負家中經濟壓力所致，畢業後轉而從事廣告工作，精湛的美術功底讓他在職場上無往不利，但正如他所說，生活一體兩面，龐大的工作壓力與總妥協於客戶的市場現實快速腐蝕著他的熱情，「有一陣子我很痛苦，我知道怎麼做能讓客戶滿意，公司收入會好，團隊的待遇能成長，但是那是扼殺自己的創作力，心裡堆積很多感受，卻無從表達。」



2008年前後，林宏信在妻子力挺下，即使肩上仍有房貸、經營畫室、父母生活費等經濟重擔，仍下定決心重拾畫筆，慢慢淡出廣告界，某次觀看歌舞伎紀錄片的經驗啟發了他的創作靈感「藝伎的臉塗得極白，那是為了去角色，去身分化，讓他們能好扮演劇中角色，我覺得塗得極白後，臉龐反而呈現出最真實的樣子，沒有髮型或其他裝扮的遮掩，表情能透出某種靈性。」決定筆下人物臉龐風格後，他也打定主意，創作主題不假外求，「我想過很多題材或方式，但後來卻覺得我有那麼純熟的繪畫技巧，有那麼多對生活的想法，在廣告界學到如何用符號來隱喻意念等，這些就是最好的工具和題材，表現我的內心就是最好的主題，因為會感動我的東西，一定也能感動別人。」於是他將北上近二十年來的生活所感，一一化為創作，從2011到2012年，連開了兩次個展，完整呈現他自喻為城市「晃遊者」的概念。

以「晃遊者」自況

「班雅明 (Walter Benjamin) 研究詩人波特萊爾 (Charles Baudelaire)，在

《波特萊爾筆下的第二帝國的巴黎》書中提出『晃遊者Flâneur』的概念，這個詞在法文中，原本是指遊手好閒的人，或是中產階級，收入不錯，無所事事，每天戴著高帽在街頭閒晃，可能無聊到在街上遛烏龜比賽，但班雅明認為晃遊者應該是詩人藝術家、思想家，因為他們來自外地，所以始終能以新奇的眼光窺探所在的城市，在路上行走，同時也在尋找自己的靈感，透過創作表達意念。」林宏信挪用了「晃遊者」的概念，但他另有新詮，晃遊者不只在城市裡遊走，也在自己的思緒裡漫遊。

「小時候有隻瓢蟲爬進耳朵，弄傷我的耳膜，從此之後那一邊的耳朵時常處在耳鳴狀態，至今我還是常常患中耳炎，耳鳴等等，但和這些毛病相處久了，有時也挺有趣，覺得耳朵被塞住，輕微又明確的耳鳴聲讓我覺得，靈魂似乎被封在腦子裡了，其實這很像都市生活的情境，城市裡擠了很多人，但走在路上沒有人認識你，沒有人和你說話，明明這世界上有很多聲音，有那麼多人，但是大家都在自己的世界裡想著自己的事，永遠

活在一個人的狀態，看起來很開放，其實是很封閉，但我們都還是會輕微地釋放出一些訊息或接受一些外界的訊息，試圖與這世界有所連結。」

林宏信解釋，他筆下的人物，耳朵裡常有紅色的曲線，那代表一種音頻，因為他認為城市人的生活像極了潛艇安靜地在海裡巡遊，放出聲納，也接受別艘船傳來的聲納。平淡、平庸且壓抑的日子裡，晃遊者們也有著自己的歡喜悲傷，可能極世俗地為錢發愁，也可能極超脫地，只因為思緒全然放空而感覺到真實的快樂。

「《晃遊：蝸居》看起來有點驚悚，一顆頭埋進洗手檯裡，上方還有如同夾娃娃機的機械爪，其實我想表達的是作為一個男人的脆弱，租房子很久了，為了有個家，咬牙付了頭期款，照理我該有種安身立命的感覺，可是房貸壓力很大，對有些人來說房子只是投資工具，但那卻是我和家人的安全感，我常擔心有天這個安全感會被沒收（繳不出房貸），我

當時盥洗後把頭埋進水裡，就像小時候用棉被圍住自己，覺得這樣就安全了。」
「《瑪格麗特》表達一種舒服的感覺，我喜歡瑪格麗特這種花，開得到處都是，它很小而且價值不高，卻又那麼美，而且總是向著陽光呼吸，平靜又溫暖，我們其實也是，多數人的本質可能都很簡單，不高貴，但簡單又純淨。人最舒服的時刻，可能只是雨後或陽光灑落時，我們抬起頭仰望天空，腦裡一時放空的瞬間，那一刻真正心裡無事，完全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享受自己的白日夢。」

儘管道盡城市人的生活百態，但林宏信並不因此滿足，他表示晃遊者系列創作將告一段落，「這幾年已經過足了表現自我的癮，接下來我想表現社會議題，筆觸會更溫柔優美，但意念會更辛辣，就像裹著糖衣的藥。」林宏信語氣堅定，拿著畫筆的他，其實更像個社會觀察家，視真實為此生的精神家園。●○

其實人最舒服的時刻，可能只是雨後或陽光灑落時，我們抬起頭仰望天空，腦裡一時放空的瞬間，那一刻真正心裡無事，完全待在自己的世界裡，享受自己的白日夢。

